

屈原可以择不死(上)

■刘才文

(一)

屈原的《渔父》记载了这样一件事,公元前278年的农历五月初五,在湖南的汨罗江畔,渔父——一个打鱼的老者遇到了屈原。此时的屈原非常焦虑,脸色憔悴,披头散发,形貌若枯死的树木,临风于孤独的支点上,心目中的天、地、人茫茫然,浓重地充斥着窒息的悲催,徘徊于汨罗江畔,抉择解脱悲催的途径。渔父眼力超群,认出了屈原其人,便挺热情地主动招呼屈原:“您不是三闾大夫吗?为什么来到这儿?”屈原说:“整个世界都是混浊的,只有我一人清白;众人都沉醉,只有我一人清醒。因此被放逐。”屈原的答案所问,试图将淤积在心头的“混浊”宣泄于世人,以证实源于“清白”而不能实现“清醒”的伟大。世间的常理是,再伟大的“清醒”若没有受众,也只能是一声叹息。打鱼的老者,可能是屈原沉江时话别的最后一个受众。老者既无能量帮屈原清除“混浊”,又无权力启用屈原的“清醒”。能够做的,是劝解屈原释怀,话不投机,老者淡然地走了。屈原失去了最后一个受众,彻底绝望了。

那一天的汨罗江畔,很可能阳光明媚,也可能淫雨霏霏。但在屈原心里,即使阳光明

媚,也无法改变心头污垢浑浊的绝望。顷襄王丧国了,人家渔父根本不当会事的淡然,搁到屈原眼里那就可是地陷天塌了,所以踉跄于水泽岸边,抱了块大石头,嘴里吟咏着什么,缓缓步向深水,定格于汨罗江中。之后的诸多文字,将屈原的此举溢美为“殉节”,死得其所。

(二)

司马迁的《屈原贾生列传》,借用了《渔父》的内容载入《史记》。司马迁字里行间言明,令屈原不能释怀的窒息,是源于被免职的沉重打击。公元前304年,楚怀王嫌屈原嘤嘤嗷嗷掣肘降眼,袖子一甩,噤!把屈原给放逐了。屈原避地汉北,欲归不能。以《抽思》解“憎恨楚怀王听信小人谗言”的郁结愁思。又以《离骚》泄愤,明志自己清白、清醒、正确。可人家楚怀王根本不领情,依然我行我素,任性赴秦,被囚禁而死,到了也未曾说屈原一个好字。老爹楚怀王死了后,其大儿子即位,是为后人所称顷襄王。这家伙继里即嫌屈原嘤嘤,上台即不待屈原玩,屈原悲愤《招魂》楚怀王。顷襄王愤怒了,噤!噤!噤!公元前296年,把屈原放逐江南,让他嘤嘤荒乡僻壤。自公元前294年到公元前279年的16年间,放逐中的屈原在“混浊”——“清白”——“清醒”的纠结中幽思。

大学问家贾谊被贬于长沙时,专去凭吊屈原,语重心长地对屈原说:“您尽可以浪迹天涯,又何必留恋故乡!”由此得之,屈原时代的放逐全然是开放式的惩罚,有点任其流浪的味道,只要被“放逐”者不干涉王权政事,任其对着荒乡僻壤嘤嘤。所以颠沛中的屈原才有不被打扰的空间,嘤嘤出了许多奇妙的诗文。如此的互不待见,与王者各行其便的状况,倘若搁到司马迁或苏轼等人身上,也即相安无事了。可屈原特憋屈,他得尽职管事之责。声嘶力竭,我外拙内秀啊,大家不知道我的异彩。我忠心为国却被国君怀疑,我遭遇忧患而忧愁苦闷呀!光《离骚》还不解渴,他非得更往王权“混浊”堆里凑。越凑越感觉到自己“清白”,非逼着王权者也“清白”,这事愈加复杂化了。就在屈原跟渔父相遇的这一年,顷襄王丧国。屈原更“清醒”了,他苦苦热追的两任主子“王”,怀老大被秦囚死了,襄老二成丧家之犬了,这很让以楚家之任为己任的屈原绝望,自己当真蒙受了世俗尘垢的“混浊”,其生命自身的价值清零了。既然活得不能绽放异彩,那就以死的“清白”绽放异彩,“只盼望我的志向成为后人的榜样。”所以《怀沙》强颜欢笑,有了自我葬身于鱼腹的那一幕。这一年的这一天,屈原62岁。

(三)

“重义轻生,亡躯殉节。”此是源于《晋书·忠义传赞》的文字。其中的“殉节”又称“死节”,释意为守“节”而死。“节”作何解?被转注为“气节”或“志节”,那么又作何解?再追,转注为节操、德操。唐朝的杜甫《七月一日题终明府水楼》有诗句:“承家节操尚不泯,为政风流今在兹。”意思是祖传的节操尚未泯灭,为政的风范至今犹存。追来追去,转了一圈,对“节”字的解释,还是个转悠。其实呢,“节”不外是做人的准则,是道德品质行为的表现,是个主观的东西,看似尺度充盈,实则因人而异的随意。

继续溯源求解,在汉朝刘向《列女传·楚昭贞姜》中,有“守义死节,不为苟生”的文字。依文释意,此话专指妇女为贞操而死。哦!原来“殉节”引中于“贞操”。难怪屈原一直在世间的“混浊”和独自の“清白”间纠结呢!屈原在《楚辞·九章·惜往日》中将“贞操”观升级为“死节”观,“或忠信而死节兮,或谄谀而不疑。”历代的看客呢,又将“死节”升级为“殉节”的版本。褒奖积蕴,逐渐成为一种发酵的催死文化。起哄的人多了,屈原死的不伟大都不成了。于是屈原之死,被推推出了必要性。屈原把自己给弄死了,以放弃生命来终结理想,而对待“放逐”,用死绽放异彩,树立为后人的榜样。

旅 伴

■谢晓衡

衡阳开往广州的列车即将发车的时候,9号车厢跌跌撞撞地上来一位老太太,她佝偻着身子扛着一只沉重的大编织袋,气喘吁吁地从过道那头寻着号码一路挤过来,在我对面的座位旁停住了。她身后跟着一个小伙子,也扛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沉重的大编织袋。他们的出现,把本已拥挤不堪的过道堵得透不过气来,引起一阵责怪之声。

老太太放下袋子,用手捋了捋灰白的头发,顾不得喘一口气,就用有些虚弱颤抖的声音一迭连声地对那个小伙子说:“哎呀,谢谢您,搭帮您!要不是您帮我提这包东西,我恐怕赶不上车了。哎呀,好人有好报。祝愿您多子多福,大富大贵!”

小伙子只笑了笑,帮老人将两个大包裹放到行李架上,然后不声不响地走到车厢联接处,他显然是买的站票。

老太太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了,她一面解开上衣的衣襟,用手拍打着扇着风,一面还在唠唠叨叨地说:“哎呀,世上还是好人多。今天硬是搭帮这个小伙子,他好人会有好报,今年要生个胖儿子!”

旁边的旅客并没理会她,个个都木然地望着车窗外缓慢退去的景物。

老太太不停地扇动衣襟,嘴里还在重复着对小伙子的感激的话。

我将目光从窗外收回来,好奇地打量起对面这位喋喋不休的旅伴。她面容消瘦,看上去该有七十多岁的年纪,脸上那些纵横交织的皱纹里满是汗水,一头灰色的头发因为赶路而有些凌乱。见我注意她,老太太脸上的皱纹立马抖动了一下,堆起和霭的笑容对我说:“您也是到广州去吧。”

我轻轻地点了点头。老太太开始与身边的人搭讪,尽管别人并不怎么答理她,但她还是唠唠叨叨地说个不停。一会儿似乎带着几分气恼地埋怨着在广州做生意的女儿,一点不体贴父母;一会儿说她的儿媳如何不孝顺公婆。从她的话语中,我得知老太太姓罗,今年刚满六十,在家中除了种地,还摆地摊做点小本生意;比她年长十岁的老伴则在离家不远的一座小砖厂做苦工。

左轮手枪

■郭密林

爷爷郭振坤是地下党员,为湘潭县韶山区某游击队联络员。解放后,由于年龄偏大,又没有文化,组织安排他回韶山道塘老家,最后问他有什么要求。他说,想在郭家祠堂旁边盖栋屋——于是,组织上帮他在郭家祠堂西侧、道塘东岸建了一栋坐北朝南,泥墙青瓦的农宅:中间厅房,东西厢房,在西厢房西侧加一间厨房。厨房后面是猪栏和厕所,农宅依山傍水,后园菜土,前院晒谷坪,坪前层层梯田,延伸天边。

爷爷解放前在锡矿山当小包工头,长期挖矿得了矽肺病,总是咳嗽,喉咙里有咳不完的痰,不得断根,六十多岁就咳死了。去世前,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叔叔郭家望,说在后山某松树下埋了一把左轮手枪,叔叔将信将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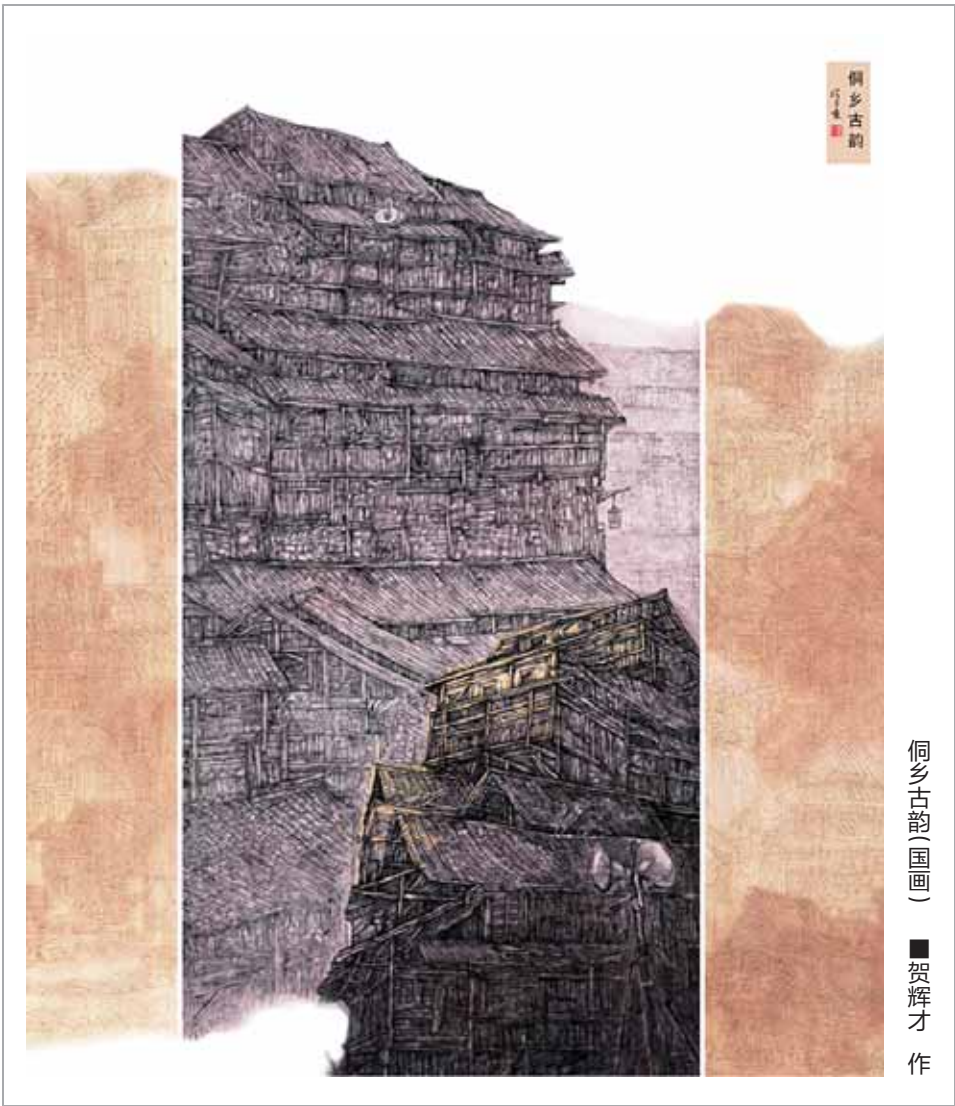
一天黄昏,叔叔闲得无聊,突然想起爷爷临终的嘱托,于是右手提把镰刀,左手拿个篾箕上山,按照爷爷所说的细节去找,果然找到那棵刻有标记的松树。在树底下的草丛里掀开一块不规整的黑色石头,用镰刀轻轻刨开四痕下面的泥土,一个青色的

瓦罐慢慢露出来。他小心翼翼地揭开罐盖,一把左轮手枪被层层油纸包裹着,里面还有十多颗子弹……叔叔趁着月光把它装入篾箕,用荷叶遮住,从偏僻的小路避开队里社员的视线,拐进猪栏和厕所间的后门,特别兴奋而神秘地开了一个家庭会。在欣赏完手枪和子弹以后,再三嘱咐婶婶和四个堂妹每个人发誓,要保守秘密,保住家里这个祖传的宝贝。

然而不久,叔叔在与隔壁邻居喝酒喝高的时候,为了显摆忍不住说漏了嘴,消息很快报告上去。

又是不久的一天上午,家门口来了几个穿工作服的公家人,先是调查笔记,接着宣传教育,然后安慰奖励,最后开张革命文物收藏证,奖励三百元人民币,把爷爷的左轮手枪收缴上去了。

2018年秋,我带着妻子开着新车回老家韶山,想请一幅毛主席的福像保佑吉祥平安——结果在韶山革命文物博物馆看见爷爷的这把左轮手枪,虽然黑旧,却闪着隐约的油亮,好像爷爷坚毅有神的眼光。



同乡古韵(国画)

■贺辉才作

重要的是过程

■李伟明

周末,和朋友驱车去上百公里外的乡下闲走。出发之际,朋友习惯性地打开导航,被我果断地制止了。要去的地方就在本市范围内,虽然没去过,大致方向我还是知道的,更何况不赶时间,为什么要依赖导航指引?实在拿不准的路口,问问路人不就得了吗?出去游玩,重要的是过程,只有自己摸索出来的路,才会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很多人似乎习惯只看结果,不问过程。其实,结果固然重要,过程也有其不一般的价值。很多事情,真正的乐趣恰恰就在过程当中,忽略了过程则让人感到索然寡味。比如,你解一道数学题,如果人家直接把答案告诉你,那么,这道题对你有多大意义呢?只有你亲自走完解题的过程,面对这个答案,你才会产生莫名的愉悦。又如,看小说或影视剧,乐趣也贯穿于整个过程之中,尤其是在节奏眼上,如果谁抢着把结果说出来了,你反而觉得十分扫兴。在电影院,人们不是经常有这种体会么?

人生是一场旅行,过程才是重要的。烙在我们记忆深处的,往往不是最后的目的地,而是抵达目的地的那个过程。现在交通方便了,动辄高速公路、高铁、飞机,加上网络导航,要去一个地方总是那么便捷,简直不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就到了。可是,这样的过程能留给我们多少值得回味的内容呢?几乎谈不上!出行越来越频繁,生活倒是越来越显得平淡。要说可以回味的旅行,倒是若干年前交通不怎么方便时,几经周折才到达目的地的那种经历。

有一个同学,当年读中学时因为特殊情况,直接保送上了大学。在旁人看来,这是多么让人羡慕的好事。可是多少年后提及当年往事,这个同学却总觉得没有参加高考是人

生的一个遗憾。备战高考的岁月,在当时来说虽然充满压力甚至痛苦,但一旦过了那道关卡,其释放出来的快乐便是超值回报了。所以,人们常说:经历是宝贵的财富。明朝的“朱寿大将军”,就是不满足“直接到了终点”的人物。“朱寿大将军”当然不是将军,他其实是明武宗这个皇帝。明武宗因为人生一帆风顺,两岁被立为皇太子,十五岁就直接当上了最高领导。他觉得生活少了拼搏的滋味,于是变换法子给自己的职业生涯增添乐趣。他给自己换个身份,从基层干起,一步步提拔,从这个“将军”干到那个“将军”。这显然是个笑料,可要是换个角度来琢磨明武宗的心理,其实也是颇有几分道理的。

“拔苗助长”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。欲速则不达,为了达到目的而刻意忽视过程,其结果反而不理想。前些年,某地有领导为了加大行政人才的“培养”力度,违背客观规律大面积破格提拔刚走出校门年轻干部,现在回过头来看,那显然是个误区。当干部缺乏历练,步伐是很难稳健的。生活中大家还有体会,许多“速成”的农产品看起来很美,但是和自然成长的产物相比,滋味与营养还是有明显差距的。其原因,也在于少了它该有的“过程”。

既然过程这么重要,为什么要随意省略它?且不说它本身就蕴含着诸多富有意义的元素,就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说,过程也有很强的“有用性”嘛。过程让你增长见识,让你筑牢基础,让你提高能力……对于那些有条件经历的过程,为什么要直接跳过?

当然,也不是说为了过程,可以拒绝一切现代文明成果,退回几千年前过茹毛饮血、刀耕火种、肩挑手提的原始人或苦行僧生活。如果是这样,那么就变成过程而过程,走向另一个极端了。

春天,把童年种上

■常建东

农村出身的我,受父母影响,从小对种地非常着迷。

大约六七岁的时候,我就喜欢上种地了。每次父亲种地,我就跟在后面用一个木头做的大榔头,把犁起的土块一下一下地拍碎,或一根一根地捻拾那些被犁铧连根拔起的柴草。偶尔,父亲休息的时候,我便请求父亲让我也扶一次犁。虽扶的磕磕绊绊,却无比快乐。

我最喜欢的是跟着父亲,满心欢喜地走在地头,去查看庄稼的长势。说是查看,其实更多的是欣赏,是陪护,如同父母照看孩子那样,无微不至。

那时,我家有个很大的果园子,离家不远,出门左转便是。八岁那年春天,喜欢种地的我在东南角附近的荒地上,开出来一片方方正正的土,认认真真的把几节葱根种了进去。

从此,每天浇水、查看,眼巴巴地期盼着葱根长出绿油油的葱叶来。我就那么盼着盼着,日子一分一秒地过去,急切的我总觉得日子是一天一天飞过去的。早上种的葱根,下午依然是葱根,便怀疑葱根是不是死了,便刨出来看一看,见根须白白嫩嫩的,知道是活着。我心里埋怨不该刨开,又担心葱根受了风寒,从此真的死了。

忐忑不安中,一天几趟地看那些葱根。许是那些葱根被我执着的童心感动了吧。有一天,我去看的时候突然发现,那些葱根头上都顶着一个尖尖的嫩嫩的葱叶。我叫着跑着让父亲来看我的葱,一路上,感觉季节被我的激情点燃了,那些乍暖还寒的空气突然奔放起来。

有了成功的经验,我更加的喜欢种地了。我在葱地旁边又开了一块荒地,把野花野草挖来种了进去。又陆续挖来马莲、辣辣、小蒜、龙棒……喜欢的都挖来种了。

随着年龄渐长,我的那块地种进去的不再是野花野草了。我种韭菜、种葱、种蒜,也种菜,菜虽不多,却隔三差五能吃一顿。看着一家人吃我的菜,内心深处如同考试得了满分,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

后来,我进城上学,那块地就再也没有种过,偶尔,父亲会在里面种几颗菜头。再后来,我参加工作,父亲也老了,那块地就彻底荒了,一如它最初的模样。

去年春天,我回老家去,晚饭后,在园子闲逛,无意间看到那块长满童年时光的荒地,里面竟然还有韭菜和小葱夹杂在荒草丛中。童年的美好记忆如潮一般涌起,我就那么注视着那些葱,那些韭,时光注视着时光,良久,良久……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,我要把地种起来,种上童年,让童年拥抱着我。

从此,每年春天,我都要回老家去,把童年种上。

清平乐·闲居

■陈兴国

银杏见黄,金桂透暗香。秋来无数伤情处,闲看归燕绕梁。

砚台翰墨已干,素笺锦书忍看。炉上醇酒尚温,局中人已半酣。

松间月

皎皎松间月,灿灿色如雪。
徐展薛涛笺,漫卷十离阙。

赏花偶感

担水荷锄夜寻芳,红瘦绿肥芭无妨。
罗隐何须怨牡丹,黄萼红茶总几郎。

蝶恋花

■罗 雄

远山残阳已暮,风拂轻烟,柳堤吹飞絮。紫燕呢喃绕梁柱,杜鹃悲声闻天宇。
人间芳菲香如故,错过青春,又把岁月负。城南旧事无妙句,巫山新梦了情路。

以柳为笛

■吕振华

春风有张淡淡的脸
遇见一棵柳树
瞧过来又瞧过去
以柳为笛,有些小喜欢

喜欢你,风筝的思想
在呢喃燕语里
喜欢你,母亲的叮叮
在袅袅炊烟里

溪边的春天伸出手
牵着忘饮的奶牛,柳条依依
绿婆娑般轻挽
故事便徐徐打开

蓄谋已久的桃花
柳眉的胸口,挤眉弄眼
骑在牛背上的牧童像一首曲子
柳笛声中起伏